旁白:

我与查理苏正坐在车内，发动机的声音已经响了数分钟。

他与孙泰中的对话仍然萦绕在我的脑海。

山雨欲来的氛围让人喘不过气，这是因为两人在救治洋洋奶奶和小真时出现的意见分岐吗?还是说，有更多我不了解的原因?

查理苏:

在想什么?

旁白:

思绪被打断了，我摇摇头。

我:

我在想……我好像还不想回家。

查理苏:

哦?你是在暗示想和我约会?

旁白:

查理苏把手臂搭在我的座位上，紫眸里带着些玩世不恭的笑意。

我盯着他的眼睛，看了一会儿，看得那浅薄的笑意动摇了一下，结成一片沉肃的冰晶。

我:

你待会还要自己去做一些事吗?

查理苏:

嗯。

我:

和孙泰中有关系?

查理苏:

和他，还有DEA药剂有关。

我没法做尸检，但我认为小真的死，有非常大的可能是被注射了DEA。

我:

那次听你说了之后我就去搜了，但网上没有任何资料。

查理苏:

DEA是一种精麻类药品,从未在市面上流通过,所以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不存在。

虽然在今天之后就未必了。

我:

今天之后?难道就是你父亲刚才说的那种——

查理苏:

NOVATEN开发这种药物多年，我在实验室里不止一次闻到过它的味道。

那天在手术台上孙泰中的嫌疑最大。事后吉叔也在医疗垃圾里化验出了大量DEA。

而孙泰中得到它，途径应该不多。

旁白:

查理苏在思考,右手拇指不由自主地与中指指腹摸索着，那是个无声的响指。

我:

你之前都不会跟我说这些，为什么忽然愿意告诉我?

旁白:

仿佛有一根紧绷的弦终于放松下来，查理苏仰起脸靠在座椅上，将手背搭在额头。

查理苏:

你和我一起救了她,那个叫小真的女孩子。

看着想救的人不明不白地死去，那感觉并不好。

所以你也应该知道真相。

旁白:

这些话严肃得几乎不像他。我点点头，咔嗒一声，扣好安全带。

我:

那就走吧。

查理苏:

走？

我:

既然你认为我理应知道真相，那我也理应和你一起去找它。

查理苏:

我有办法阻止你吗,未婚妻?

旁白:

片刻，他笑着摇了摇头。

查理苏:

从你逃走的时候，我就应该知道——

这个问题，问你一百次，得到的回答应该也只有一个。

旁白:

车子再次停下的时候，是在一栋别墅前。

我:

这是哪里?

查理苏:

我父亲在光启市的宅邸。

放心，他不在这里。发布会之后的应酬，够他忙一阵子。

我调查过孙泰中，他的经历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。

只能从他和NOVATEN企业的关系入手。

我:

你的意思是,我们要偷偷在这里调查他与NOVATEN的联系。

查理苏:

答对了。未婚妻加一分。

旁白:

查理苏走到门前，一道光束扫过查理苏的脸，应该是某种人脸识别装置。

“咔嗒”，黄铜门把转动了一圈，别墅大门洞开，接着是一个温柔的女声。

门禁:

欢迎带朋友回来，Charlie。

旁白:

查理苏皱了一下眉头。

我:

怎么了？

查理苏:

为什么不说,欢迎Charlie带未婚妻回来?

我:

……

旁白:

跟着他踏进大门，一瞬间，满目的黑金颜色冲击着我的视觉。

我:

这真的是你父亲的家，而不是你家吗?!

旁白:

我不禁睁大了眼睛，就连陈设也和查理苏在光启市常住的那套房子几乎一致。

查理苏:

完美的人总是不断被模仿。然而模仿者总是抓不住精髓。

我:

甚至是被你的父亲?

查理苏:

没错。

旁白:

查理苏环顾四周，轻嗤一声。

查理苏:

有趣的是,我并没有邀请他到我家里做过客。

旁白:

还未将这句话想明白，我的身体已经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，仿佛身后有一双眼睛正在看着我们的举动。

转过头，却见查理苏正向别墅深处走去。

我:

等等我！

旁白:

查理苏似乎被我吓了一跳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别那么激动，我没准备抛下你。

我:

我不是那个意思,就是……觉得这个房子有点冷。

旁白:

温热的双手搭上我的两肩，查理苏将我挪到他的身前。

查理苏:

估计是客厅窗子没关好，透风。

帮你挡住了，现在不冷了吧?

旁白:

虽然离着一段距离，我仍能感受到身后胸膛散发出的热量，我用余光望回去，撞上一双带笑的紫眸。

我:

不冷了，我们走吧。

查理苏:

上楼梯，对，向左，嗯，右转。

能打开吗?

旁白:

我握住那个形状是一朵盛放的虞美人的门把手，发现能够很容易地转动。

查理苏向我点点头,伸长手臂，将门打开了。

这是一间办公室，又像书房，有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和数个几乎挨到天花板的书柜。

房间内外仿佛两个世界，这里的装扮风格不再像是查理苏的房子，而是与NOVATEN集团大厦极为类似。

查理苏:

第二排书柜第三层的夹层。

我:

什么？

查理苏:

他会在那里放文件资料。

尽管NOVATEN有完备的内部系统，他还是不信任用电子记录一切。

旁白:

我看了看第二排书柜，看不出任何特殊的地方。

我:

你怎么知道?

查理苏:

无论陈设如何变化,这个别墅的布局和家中的一样。

旁白:

他深深呼吸了一下。

查理苏:

小时候，他常常在我面前打开那个柜子,抽出里面的夹层。

然后说些,这以后都是你的，这种自大的话。

旁白:

也许是我的错觉，这听起来抱怨的话语透着一股奇异的悲伤，我轻轻捏了捏他的掌缘，表示安慰。

心里不禁泛起一些可怕的念头，如果NOVATEN与小真的死真的有关联——

???:

回来啦?

???:

嗯，回来了。今天过得好吗?

???:

很不错。

我:

什么声音？！

查理苏:

我父亲回来了。

旁白:

也许是我不由自主流露出的惊慌表情过于好笑，查理苏不仅没有紧张，反而勾起嘴角。

我:

你怎么还笑，我们不是在偷东西吗?万一被他发现怎么办?

旁白:

结果，查理苏笑得更厉害了。

查理苏:

我们什么也不打算拿走,怎么能叫偷东西?

说是幽会，还合情理一些。未婚妻,要不要我们坐实一下?

旁白:

我瞪了他一眼,用眼神示意他先解决要紧事，查理苏终于正色。

查理苏:

我有解释的方法,否则也不会就这样带你来。

我:

但是你看资料总还需要一会儿。万一你父亲直接上楼来怎么办?

这样吧，我下去和他打个招呼，拖延一点时间。

旁白:

查理苏愣了一下，发梢在我脸颊上蹭了蹭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这么厉害，我都不舍得放你下去了。

我:

那还用说。

旁白:

我将随身挎包调整一下背好，里面有一卷我总备在身边的卷尺,警见它的瞬间，我心里已经有了想法。

我顺着台阶原路返回。

半途便看到查理苏父亲的身影，他正脱下西服外套，挂在衣帽架上。

我:

查先生，您好。

旁白:

话音未落，黑发男人已迅速转过身来，眼中有未及收拾的警惕。

毒蛇一样的眼神，我忽然想起了查理苏的话。

查兆澎:

xx小姐，怎么会在这里见到你，Charlie呢?

旁白:

再次看向他时，我惊奇地发现他眼中防备的情绪已然消失不见，就像是我的错觉。

刻意略过他的后一个问题，我将卷尺拿了出来。

我:

是这样的，之前您委托我为查理苏改制了一套西服。

他也想为您定制一套，所以特地带我过来替您量身。

趁您不在的时候前来，也没有提前告知,是他为了给您一个惊喜。

旁白:

一边说着，我的手心渗出了冷汗，这话的逻辑远不是严丝合缝，如果他执意要叫查理苏出来，或者上楼去——

查兆澎:

是吗?我怎么觉得这不是实情。

我:

这当然是真的，您不愿意吗?

旁白:

我强迫自己表现得自然。

查理苏的父亲眯起眼睛，我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腔。可是——

忽然，他拊掌大笑起来。

查兆澎:

“让我父亲也尝尝被人安排的滋味”。

比起给我惊喜，这恐怕才是他真实的说法吧。

我:

？？！

查兆澎:

不用替他掩饰，xx小姐。

我了解Charlie。

每对父母养育孩子的过程中，总要经历这样的阶段，你同意吗?

我:

我……不太清楚。

查兆澎:

嗯，这也正常，你们应该没有什么体会。

我:

那倒也不是——

旁白:

虽然我并不想参与亲子关系的讨论，但能多一刻是一刻，我也不想让话题在这里终结。快思考，说些什么让他继续下去。

查兆澎:

xx小姐，别紧张。我不会强迫你履行那份婚约。

我:

唉？

查兆澎:

今天下午见到我的时候,你和现在一样拘谨。

所以我斗胆猜测，也许与你曾拒绝与Charlie的婚约有关。

旁白:

这个话题也可以!

我:

嗯，是的。抱歉。

查兆澎:

不用抱歉，我认为你的选择很有勇气。

旁白:

突如其来的夸奖让我不知道如何反应，一时怔住了。

查理苏的父亲微笑了一下，抚上左手无名指，那里戴着一枚紫色的宝石戒指。

戒指在夕照之下闪烁着澄澈的光，让我想起一双同样澄澈的紫色眼眸。

查兆澎:

但你们仍然在命运的安排下相遇了。

看到你们站在一起，我总能回忆起与妻子相处的时光。

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日子。

如果冒犯了你，我很抱歉。

我:

嗯……不会。

查兆澎:

她在Charlie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。

直到现在，我也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。你听到了别墅门锁的声音吗?

我:

听到了。这个声音与普通的电子声很不一样，很……

查兆澎:

很温柔。

那模仿的是我妻子的声音。她的任何东西，只要能够保留下来,我都愿意尝试。

旁白:

他叹了一口气,眼角似乎有些湿润。

查理苏所说关于他母亲的，关于不能踏出庄园的，关于控制欲的，所有的这些事情在此刻一股脑儿出现在我脑海中。

我讷讷地张了张口，却没能发出声音。

然而查理苏的父亲并不在意我的反应，他的目光投向我的身后，脸上现出欣慰的笑意。

查兆澎:

Charlie，你刚才去哪儿了?

你为我定制了新西服，我们应该为此好好喝一杯。

这位小姐也一起，好吗?

旁白:

查理苏还不知道我找了这样的借口，我连忙回过头去。

我:

对对，我正准备给你父亲量尺码——

旁白:

我的话没能说完，因为我看到了查理苏的表情。

查理苏:

下次吧。

旁白:

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浓重的黑絮，深得仿佛能将一切都吞没。